

抗日战争专辑

(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北京市大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选编：黄 峰
薛彩凤

前 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我卢沟桥守军开火，遭到国民党二十九军的坚决还击，这就是震惊世界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卢沟桥反侵略的枪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日的号角，由此展开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

五十年前，日寇的铁蹄也踏进了大兴。从此大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为了纪念“七·七”事变五十周年，为了缅怀先辈们的丰功伟绩，为了教育后代继承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早日实现“四化”贡献力量，本期搜集整理了大兴人民抗日斗争部分事迹，作为《抗日战争专辑》提供给读者。

由于年限过久，一些史实和时间地点，如有差误，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大兴人民抗日斗争事迹	史柳坡 (1)
一、誓死不当亡国奴.....	(1)
二、辛庄义勇队.....	(3)
三、护送庞排长过路.....	(4)
四、点着日军弹药库.....	(5)
五、以假死蒙混敌人.....	(6)
六、打死也不说.....	(6)
七、敌人是惊弓之鸟.....	(7)
八、护送马车出城.....	(7)
九、东北台伏击战.....	(8)
十、刘各庄炸火车.....	(9)
京门子上的无形战线	张志强 (10)
奇袭青云店	刘广钰 (12)
日军暴行	石 田 (13)
一、马村惨案.....	(13)
二、血淋淋的控诉.....	于治九口述 (14)
三、劳工的血泪仇.....	王世宗口述 (16)

大兴人民抗日斗争事迹

史柳坡

一、誓死不当亡国奴

阎墨缘，字维翰，一九〇一年生于地主家庭，大兴县凤河营人。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抗日战争爆发，他组织自卫团。一九三九年，被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任命为游击十一团团长、游击第三路总指挥。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五日与日寇激战中阵亡，时年四十岁。

弃教从戎，初战告捷

阎墨缘毕业于黄村京兆二中。曾到安次县桐柏村教书二年，后参加直鲁联军任文牍教官，在河南信阳驻防。一年后又回乡办学。任凤河营阎氏私立完全小学校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侵略者公然建立伪“满州国”，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节节败退，国土沦陷，民族危亡日趋严重。

阎墨缘常与教师议论国事，每每拍案而叹曰：“国土沦丧，救亡者谁？岂不辱乎？”又说：“国破则家亡，奇耻大辱，人所不堪。”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日军炮轰卢沟桥，相继占领团河，攻陷南苑。他义愤填膺，喟然长叹，告诫学生：“刻骨铭记，矢志救亡。”并多次表示：“我阎某誓死不当亡国奴！”

他在报上看到十九路军在上海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消息，便拍手称快。

不久他在采育结识了二十九军一位连长，听这位连长详细讲述了爱国官兵在喜峰口和冷口与日寇厮杀的战斗经过。他为之感奋，竖起大拇指称赞：“中华民族图存有望，真乃英雄豪杰也！”

他在亲朋邻里和师生中，广泛宣传抗战救国大义，并结合我国历代朝政之兴衰，大讲反抗异族侵略的光荣传统，歌颂太平天国、义和团和岳飞、文天祥、洪秀全、李自成等民族英雄，怒斥卖国贼、民族败类，号召家乡人民团结自立，惩罚倭寇。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北平陷落，为了抗日，保卫家乡，他弃教从戎，奔走呼号，宣传组织，建立了自卫团，大家选他为团长。自卫团购置了枪支，挖壕修围，盖更楼，昼夜值勤，严密注视敌人的动向。为了抗击日寇，凤河营一带各村几乎都相继建立了自卫性的武装组织，但人力分散，枪支很少，各村之间也缺乏联系。为了集中力量，便于联合作战，他又联络从凤河营到采育的二十几个村子，组成了联庄会，各村一致公推阎墨缘为联庄会长。联庄为总队，大村为一中队，小村为一小队，阎墨缘为总队长。

一九三八年日寇在各大城镇安营扎寨，修筑碉堡、据点，并逐渐向广大农村发展，同时积极组织和训练伪军、伪警察和特务分子。到了秋天，日伪军到采育一带收缴各村农民自卫武器。先由伪警察局警特人员，从采育出发，到凤河营一带收缴农民自卫武器。

阎墨缘闻讯后，召集总队、中队和小队队长商议，决定统一指挥，互相接应，共同抗敌。他命令凤河营以北六村自卫团为北路集结于半壁店，到采育正东施家坟堵截。安次县的大马房和小马房的自卫团为南路集结于沙窝营，防堵南窜之敌。其余各队为中路，集结于大皮营，准备正面迎敌。

当伪警察局带领部分警特人员，刚接近沙窝营时，就被掩蔽在沙岗子后面的自卫团发现，在队长田子真指挥下，一阵排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伪警察局长中弹落马丧命。日伪军闻风丧胆，北路和中路也乘势追击，敌人狼狈不堪，抱头鼠窜，溃退而逃。

打出旗号，公开抗日

这场阻击战，打得漂亮，大快人心。但日伪军决不甘心失败，一定会卷土重来的。

阎墨缘考虑到：现在虽有人有枪，但素无训练，就连自己也缺乏战斗经验，一旦大股敌人来围剿，就很不好应付，应当尽快寻求抗日的正规部队的帮助。

当时，他早已是我党地下工作者看中的对象了。就在沙窝营之战以后不久，经阎家一位亲戚介绍，一位名叫王魁伯的不速之客到了他家。在便饭之后王魁伯兴奋地谈到：永定河畔，大清河南北，都有八路军，联合民众，共同抗日。还说陕北有个延安，党中央在那里，指挥全国抗战。并谈到要抗日，必须联合起来，孤军奋战，难免吃亏。阎墨缘听了，顿开茅塞，极为振奋。二人说的情投意合，阎墨缘当即请求王魁伯，给自己引线搭桥，自己愿意接受八路军领导，并表示：“我投身抗战，即使倾家荡产，也誓死不悔。”

不久，由王魁伯带领阎墨缘到永清县司家巷子会见了一位名叫司玉科的八路军联络员，并由司玉科带他到八路军驻地，让阎墨缘亲自观看八路军训练情况，同时还学唱了《叫老乡》歌。

冀中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对阎墨缘也很重视，亲自派他的秘书李裕如去与阎墨缘联系，后来，阎墨缘又派秦凤来等几个人在永清县河西营会见朱占魁。因为，阎墨缘有领导能力，在地方威信很高，又积极要求抗日，第五军分区就一直把他树为一面旗帜，并任命阎墨缘为游击十一团团长，后又任命为游击第三路总指挥。

游击十一团以阎墨缘为团长，肖化南为参谋长，孙耕野为特派员，三人组成团部。李裕如从军分区给阎团长带来两名警卫人员：刘延杰和李德海。

团部就设在阎墨缘家里，他们共商军事，训练部队，研究战略战术，同时还经常编写油印小报，印发传单，宣传抗日，在凤河两岸影响越来越大。

奋勇杀敌，誓死不屈

一九四〇年春，驻南苑日军派汉奸到采育活动，以访友为名，用高官厚禄等手段，企图分化瓦解十一团，后被团部识破。因阎缺乏对敌斗争经验，未采取果断措施，后被汉奸到南苑和通州向日军告密。

三月二十二日，驻南苑日军进犯采育，遭到采育抗日民团的伏击，溃逃了。

五月十日，日军长谷川旅从南苑和通州乘汽车集结于青云店，沿凤河进攻采育，受到抗日民团阻击，以惨重的代价，占领采育。

第二天拂晓，日伪军沿凤河进攻凤河营。由于叛徒投敌，大皮营的自卫团不战自退，致使日军长驱直入。

七时，日军先头部队打到康营。阎墨缘正在家吃早饭，听到报告后，立即布防，并率兵来到凤河营西口，准备伏击敌人。

狡猾的日伪军分南、北、中三路蜂拥而至，西口激战后，阎墨缘见寡不敌众，沿壕向南，在西南角打了一阵后，又折向东，准备与村东南三里的沙窝店的游击十二团取得联系，到了村东口，见老百姓男女老幼正沿村北凤河由西往东跑，凤河北岸的吴山子沙岗上日寇架着机枪，正向村中疯狂地扫射着。

为掩护群众撤退，阎墨缘带着身边警卫刘延杰和李德海等几个人，进了村东口，以凤河南岸的冰雹庙为掩体，与敌寇对射起来。但几支长短枪怎么也压不住机枪，阎墨缘怒不可遏，走出庙门，跳下壕，下了南河坡，过了河底，猫腰沿北河坡向上爬；他准备出其不意地击毙敌机枪射手。不料，被日寇发现了，掉转枪口，直向他射来。他身负重伤，仍扣动扳机，向前爬了几步，高呼“打倒日本鬼子！”他身中数弹，把满腔热血洒在凤河的土地上。

当日伪军认出他就是总指挥、游击十一团团长时，把头割下来，带到南苑悬首示众去了。日寇的死尸却装了两卡车。

敌人仍不死心，放火烧毁了阎墨缘的房屋，还悬赏缉拿他的妻子和儿子，阎妻长期逃亡在外，儿子在三九年参加了八路军。

阎墨缘英勇抗日，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崇高气节，至今家乡人民引以为光荣和骄傲，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二、辛庄义勇队

永定河象一条长蛇斜卧在京南平原上，它是一条天然屏障，日夜奔腾咆哮的浑河水，诉不尽那日寇铁蹄蹂躏下的辛酸。

卢沟桥的炮声搅浑了永定河的流水，也激怒了两岸的人民。

在大兴县的西南角，在那长蛇拐弯的地方，有个百八十户的村子，叫辛庄，与河西岸的长安城隔河相望，解放前同属宛平县。

“鬼子来了！”噻！噻！喊声掀起了波浪，锣声更震撼着每个人的神经。

鸡飞狗咬，孩子哭大人嚷，扶老携幼，舍家撇业，拥上唯一的一条大船，在撕心裂肺的叫喊声中逃难到了对岸，流落在街头巷尾，以乞讨为生。

原以为鬼子在这里讨伐路过，没想到在石堡、赵村安营扎寨了。每天都有一队鬼子巡逻兵，沿东堤从北向南，到十里铺再翻回来。就是这二、三十个鬼子兵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一天中午，二十来个满腔悲愤的中青年聚集在河西岸长安城的一所大庙里，“小日本鬼子，奶奶的，他们也没长着三头六臂，我就不信，难道他们的脑袋就不过枪子？”一位血气方刚的男子汉眼里喷着火，拳头里攥出了水，他叫李万兴。

“我趴在堤坡上观察了几天了，鬼子一天走两个来回，上午一趟，下午一趟。还他妈的挺神气的，我恨不得一巴掌把他们都扇进浑河里喂王八去！”说话的叫刘瑞，当过兵，他伸

出蒲扇大的巴掌，在空中一挥，兜起了一股凉风。

“我家有一颗马四环。”一个青年自告奋勇。

“我有颗七九。”

“我有颗破套皮。”

“我有颗独子揽。”

“我有把大刀，好久没开荤了。”

史奎，李连凤等十几个青年各执兵刃，重聚在大庙里。当下议定，成立“辛庄义勇队”，公推李万兴、刘瑞为正副队长，并佩戴了红袖章。

这一义举，感动了在这里驻防的二十六路军的周营长，他答应派个副连长协同作战。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两点，义勇队从河西岸长安城渡河到了东岸，穿过河滩上的玉米地和高粱地，趴在堤坡上了，有的隐蔽在土牛后边。队长下令：“不许暴露目标，我枪不响谁也不准先开枪！”

队员们打开了手榴弹盖，子弹上了膛，咬紧牙关，虎瞪圆眼，复仇的烈火在胸中燃烧。

三点钟，三十来个鬼子巡逻兵，挑着膏药旗，扛着三八枪，由北向南走来。鬼子也是做贼心虚，开始几天，提心吊胆，端着枪，贼眉鼠眼的。十几天过后，他们也趾高气扬起来，无忧无虑地好象逛大街似的。

“打吧？”刘瑞提醒副连长，“只有四十米远了”。

“再放近点。”副连长紧握着盒子枪，沉着，冷静。

“打！”一声令下，各种枪声、手榴弹声，劈劈啪啪，轰轰隆隆，炸得鬼子猝不及防，晕头转向。大部分当场被击毙，横躺竖卧在大堤上，污浊的血水流进了浑河里。

站在西岸上准备接应的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打得好！”

等日军赶来增援时，留给他们的只是二十五具死尸了。

三、护送庞排长过路

一九四三年初，军区政治部抽调排级以上干部二百多人，从山里集训后，分配到平津保三角地带来工作。排长庞久和被分到平南办事处，介绍信上让他找办事处主任刘广钰。

通过交通站，把他们一个个送到平汉铁路，但如何过路，要自己想办法。庞久和来到完县于村，保长把他安排在村东头一个堡垒户家里，只有老两口。他钻了地洞。大娘在门口纺线放哨，村东二里地放是铁路，路基两边是七八尺高的砖墙，上边有铁丝网、电网。墙外是两三文宽，一丈深的大沟。二里地一个岗楼。道口上有吊桥，来往行人都要严加盘查。

庞久和趁夜黑天，两次带着钳子，由民兵用绳子把他系下沟里，再用人肩扛着上了岸，又爬上了高墙。但敌人压道车来巡逻，探照灯照得明光瓦亮。过了这边，那边又怎么过去？他实在犯了难。不得不退回来，另想主意。

一周后，保长来了，与老大爷商量，说：“你路东不是有闺女吗？”一句话提醒了老两口，第二天傍黑，老大爷套上牛车，让庞久和躺在车上，蒙上被子，头前放几包“草药”，上路了。

“我认识那里的班长。”老大爷说。“如果敌人不查，就算咱们走运气。如果下来人到车上检查，我用车棍子打他，你下车就钻庄稼地，就甬管我了。反正天一黑，敌人也不敢追。”

说着说着，就到了，老大爷停住车，高喊“×班长！还得麻烦您一回。我闺女病了，看了几天，也不好，眼看着人快完了。别死在我家里，死活是人家的人了，我得给送去。”说着，举着几包“草药”让班长看。“今天还回来吗？”班长探出头来，并没有下岗楼。“我早晚也得回来，不然家里也不放心。”“天黑了，快去快回来啊！”说着命令下边放下吊桥，老大爷赶着牛车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庞久和紧紧握着手枪，捏着一把汗，随时准备发生意外。

老大爷到了闺女家，赶紧让烙了几张合页饼给他，让他转移了。

庞久和在青沙帐里吃住了几个月，后来才在大米各庄找到平南办事处，见到了刘广钰，战友庞有庆比他早几天报到的：“当家子，可把你盼来了，我还以为你落在白狗子手里了呢！”他从头叙述了一遍，大家都钦佩他的胆量，更敬重那舍身护送子弟兵的老大爷。

四、点着日军弹药库

一九四三年秋后的一天深夜，日军在长辛店的一个弹药库着火了，火光冲天，劈叭乱响，还炸伤了几个日本鬼子。这把火是谁点的呢？

冀中十分区有个小侦察员，名叫杨向荣。那年才十五岁，又瘦又矮，一米四五，右手拿着根枣木棍，左手提着个小铁桶，穿的破衣滥衫，花鬼脸，是个地地道道的要饭花子。

首长交给他一项任务，说在长辛店有日本的一个弹药库，里边装满了枪支弹药，让他去侦察一下。

他沿着永定河大堤，走到了长辛店，要点剩粥剩饭装在小桶里提着，手里拿着块馕饼子，走街串巷，终于找到了弹药库，那里有十几间高大的房屋，只有两扇对开的大门，上着一把大铁锁。周围是铁丝网，门口有日本人站岗。

经过几次侦察，看好了地形，摸准了换岗的时间。一天夜里，他带着区小队的张叔叔和李叔叔，各拿了一把斧子，背着八个水葫芦，里边都灌满了汽油。从西南角，剪断铁丝网，悄悄钻了进去，潜伏下来，准备看好机会下手。不巧，一个日本小队长带着三个日本兵进了岗亭，不知为什么敌人加岗了。又等了一个时辰，不得下手，只好退了回来，并接好铁丝网。

又赶上一个夜黑天，他带着十六个人，各执武器，钻进去，埋伏好了。刚好换岗，只剩一个人站岗了。又等了一回会儿，杨向荣同另一个大个子叔叔，站起来，向岗亭走去。还有五六步远时，杨向荣突然捏亮手电，对准那个哨兵的眼睛，用日语说：“换岗！”

那个站岗的日本人愣了一下，说了句日语也不懂，大概是：刚换了岗，这么会又换？

不容他清醒过来，大个子叔叔一个箭步窜上去，抡起手枪，照他脑袋上“叭”一拍，鬼子晕倒了。

随后，有两名同志跃起，用斧子把大铁锁砸开，推了半天，两扇大门之间只裂开一条缝，不知道哪里还有暗锁。幸亏有个瘦干巴人，一侧身，从门缝挤进去了，递给他八个水葫芦，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汽油都倒在弹药箱子上了，然后划根火柴，噗！一下子点着了。他赶紧又从门缝挤了出来。

十几名同志刚撤离一百多米远，就见火光熊熊，爆炸声劈劈啪啪，响成一片。日本鬼子只得望火兴叹了。

杨向荣受到了十分区的表扬，并奖给了他一支自来水钢笔。

五、以假死蒙混敌人

1944年夏季的一天上午，区小队霍队长带领十几个队员，从王庄到了龙头村，隐蔽在一家堡垒户里。突然听说日伪军已经进了村，霍队长下令赶紧钻地洞，原来这家北屋的炕沿底下就是洞口。房东掩盖好洞口也躲避起来了。

敌人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连个八路的影子也没发现。

已经到了下午三点钟了，霍队长他们也听不见上面有什么动静，让何少武和另一名队员到外边探听一下情况。两个人捅开洞口，钻了出来，又盖好。在屋里、院里都没发现什么异常，就来到街上。他俩都是农民打扮，手枪插在腰里。

不料，被一个站岗的日军看见了，不问三七二十一，开枪就打，当场击毙走在前边的那个队员。何少武灵机一动，顺势一歪身子，扑通也倒地上了。心想：“只要敌人上来，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赚一个。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

敌人又打了几枪，也没上前来，以为他俩是老百姓，已经打死了。

等敌人集合出发后，何少武才从地上爬起来，回到洞口，叫出霍队长，掩埋了战友，转移了。

六、打死也不说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拂晓前的两三点钟，宛平县委书记刘浩，区小队的张志安，交通员谢森等十二名区县干部（其中有两名妇女和一名日军俘虏），戴着草帽，穿着便衣，来到石堡村（当时为宛平县，现为大兴县）堡垒户靳克勤家。他住在南街，有五间北房，堂屋开有前后门，后门是一单扇风门，风门后边隔断墙壁上有地洞门。

他们进屋以后，主人靳克勤就到门口站岗放哨去了。天刚蒙蒙亮，从庞各庄来了一队日伪军，已进村东口了。靳克勤赶紧进院报告，刘浩等人钻了地洞，把洞口堵好。唯独那个日军俘虏怎么也不肯钻进去，他躲进女厕所里，房东找了块破席，把他掩盖起来，并堆放了一些破烂东西做掩护。然后，靳克勤自己也躲藏了起来。

十几个敌人端着刺刀，气势汹汹地进了院子，枪口对着靳克勤的十三岁的儿子靳瑞田，逼问：“八路藏在哪儿？”“地洞在哪儿？”“不说死了死了的。”

靳瑞田回答得很干脆：“不知道！”

敌人把他五花大绑，吊在门框上，三个伪军用套股绳抽打他，一身单衣裳都打烂了，也没有撬开他的嘴，嘴唇都咬破了。

藏在厕所里的那个日军俘虏钻了出来，指出了洞口，日军逼着伪军下去，一个伪军钻进去，向东走了几步，脚下一拌，吓了一跳，一摸，是顶草帽子，拿了上来，到上边战战兢兢地说：“里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没有发现，有八路也早跑远了。”

其实，这是条死洞，那伪军再往前走几步，就是那两名妇女干部了，下洞口往西就是那

十名男同志，当时，都做好了拚搏的准备，但尽量不暴露目标。

敌人信以为真，其实也怕伤害了他们自己，又把靳瑞田的妈打了一顿，走了。

直到下午，敌人撤走了，才通知刘浩他们钻出来，从门框上把靳瑞田解下来，竖起拇指称赞他：“你是好样的！”

七、敌人是惊弓之鸟

一九四四年十月八日夜里，平南县（泛指北平以南的大兴、宛平、良乡、涿县、固安、安次等县的广大地区）敌工部长徐澈，干事高凤阳、小方和政府秘书张柱天、通讯员小刘等五个人，来到东郑河村，住在一家地主里三外二的空宅子里（地主已经搬进城里住去了），准备第二天在这里开会。

因有人告密，驻在榆堡的日伪军一百多人，深夜秘密包围了村子，并逐渐缩小包围圈，重点封锁了这家地主大院。敌人偷偷上了房顶，门口两侧架上了机枪。

徐部长听见房顶上的脚步声，就警觉地一骨碌爬起来，并推醒了其他几个战友。贴近窗台，用舌头把窗户纸舐了个大窟窿，借着月光，往外一看，东西厢房上有人影晃动，端着枪，刺刀闪着寒光。

徐部长沉着冷静，他下令立即把身上带的文件放进灶膛烧毁，把灶门堵上，不许露出火亮来。然后，他吩咐高凤阳和小方去西屋，张秘书和小刘在东屋，他守在中间堂屋里，把住门口，他叮嘱：“要节省子弹，不放空枪。先固守，看准机会再向外冲。”

敌人趴在房顶上，打了几枪后，喊道：“共党们听着，你们被大军包围了；交枪，皇军优待；顽抗，这就是你们的坟地！”徐部长倚在门后，紧握一支三把盒子，瞄准西房顶上用洋刀指指划划的那个日本指挥官，砰砰两枪，只听那个家伙“啊”的一声，倒下了，哐啷一声，刀落在房顶上了。几个敌人猫着腰，有的爬过去，高凤阳和张秘书也瞄准目标，射出了呼啸的子弹。

敌人恼羞成怒，向五间北房里疯狂地扫射着，并投了十几颗手榴弹，有个日军还顺着梯子爬了下来，“叭”一枪，不容他脚站地，就象一只死狐狸似地搭在梯子镗上了。

敌人用四齿刨房顶，准备往北里里扔手榴弹，就在他们扒苇箔时，神枪手高凤阳用马枪从下往上一枪，又给撂倒一个。

敌人从墙外边点着秫秸、谷草、棒秸，从火道墙上边扔进院里，把北房引着了。恰在这时候，交通员孟友才在村外，为了给战友解围，先从村西打了三枪，又烧到村北打了两枪。日伪军害怕了，以为是八路军的增援部队，怕被包围，就仓惶撤退了。

徐部长见敌人撤了，又怕中埋伏，开门打了两枪，不见动静，就果断地冲了出来。

小刘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了。

拂晓，敌人察觉上当后，又返了回来，只是把几具死尸搭走了。

徐澈后来回忆说：“甭看敌人人多势众，实际上他们是耗子胆，是惊弓之鸟，不堪一击。”

八、护送马车出城

一九四四年秋，一天，大兴县地下交通员肖宝善（怡乐庄人）和老王、老张三人，接受

上级交给的一项任务：到北平城里把五辆马车从天桥护送出永定门。

马车上装的是晒干了的青麻叶，用席包着，每领席对头缝起来，成个席筒，两头用干草堵着，里边塞满了青麻叶，烟草公司收它，掺在好烟叶里卷烟用。每辆马车上装六个席包。第三、四辆马车上，靠车板的几个席包里，各藏有十几颗四环和马枪，共一百支。把这一百支枪护送出城，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

交通站负责人焦振铎向他们讲了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况，应急措施及联络暗号。

他们三人化装成押车的农民，跟在车旁，关照着前后左右。来到永定门大门洞，突然被两个站岗的伪军用上着刺刀的大枪一横，拦住了。“车上装的是什么？”一个伪军问。老王抢前几步，掏出烟卷，迎了上去，解释着：“这是我们几家的青麻叶，凑在一起，送给烟草公司的。”“那应该往城里送，你们怎么倒往城外拉呀？”“是这么回事：公司嫌我们的叶子湿，不干净，让我们拉回去晾干挑净再送回来”。另一个伪军抽出枪杆子在每个席包上都扎几个窟窿。忽然，好象发现了什么，楞起三角眼刁诈地问：“怎么扎不动了？里边藏有硬家伙吧？”老王赶紧上前，把两打子纸票子塞进两个伪军的衣兜里。

“好吧，你们先把大车赶到那个空场里。”他用手一指箭楼后边的一块空地，又说：“得见见我们长官去。”三角眼领着他们三个人进了一间屋子，那里坐着个矮胖子，矮胖子听三角眼述说了一遍以后，就打发他回去站岗去了。老王见屋子里没人，说了几句应酬话以后，又掏出一摞票子。矮胖子装进抽屉里，锁上，推托说：“这事都由我们队长做主。”说着又带进队长屋里，他退走了。队长问：“住在哪？”老王不加思索地回答：“九零七。”一问一答，暗号对上了。原来这个队长是咱们的地下工作者。他让老王去看车，把肖宝善和老张关进一间黑屋子里，说：“委屈会吧！”

一直等到天黑，又来了两个伪军，把门锁打开，说：“我们送你们俩出城。”肖宝善和老张一看五辆大车都没了，又不见了老王，心里很纳闷，但又不敢问。两个伪军端着枪，好象押解犯人似的，把他俩送出门脸。箭楼和铁路桥以南说：“你们俩走吧，没事了。”肖宝善还回头看了看，唯恐从背后给他一枪。他却看着那两个伪军背着枪，头也不回地往城门走去了。

他俩一溜小跑，很快追上了大车，见到了老王，惊喜若定地说：“总算完成了任务！”

九、东北台伏击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刮了一场大北风，气温骤降，河里结了冰，夜里天空飘着雪花。

在大兴县坚持抗战的平南支队和四十三区队一个连，获得情报：一队日伪军明天要从万庄到李堡去讨伐。中间必须经过再城营和东北台，这两个村只是一桥之隔，桥南边有个大坑，坑南边是一片小树林，再往南是岔河和郭家坟地。在政委刘立甫和何全志的率领下，大家顶风冒雪赶到东北台和西北台村里，筑好工事，隐蔽下来。在东北台村东南角一家院里和猪圈里埋伏了一个班，掏好枪眼，正对桥头。

果然，由日军队长大冈率领十七个日本鬼子和四十多名伪军警备队员，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其余都是三八枪。大冈和他的警卫骑着两匹马，夹在队伍中间。

傍晚，敌人进了再城营，摆酒设宴，大吃大喝，抓了几个老百姓为他们站岗放哨。

大兴县敌工干事杨福增，潜入村内，身披一件棉大衣，腰里别着盒子枪和手榴弹，左手提着两个空油瓶，右手托着个豆包，在村里边走边吃。有人问他干什么去，他举着油瓶说：“打油去。”把敌人的兵力、装备和活动情况都摸清了，然后回到东北台，派出一个排迂回到再城营村东北隐蔽下来。

下午三点，敌人酒足饭饱之后，出村西口过小桥，到东北台村东口。大冈披着斗篷，骑着马、洋洋自得。刚要进村，突然，“叭”一枪，从一家院里飞出一颗仇恨的子弹，正中脑壳，他“啊”了一声，一个倒栽葱死猪似的摔在地上了。

树倒猢狲散，敌人失去了指挥，茫不知所措，又劈头盖脑地吃了一顿机枪、排枪、手榴弹，鬼子身上到处穿孔，炸得血肉横飞，这才醒过酒来，调头向后逃跑。刚要进再城营村西口，又被迎头打了回来。原来迂回到村东北的那个排，敌人前脚出村，他们后脚就进村了，已经抢占了村西的围子口。把鬼子夹在两村中间了。

“不愿为鬼子卖命的躲开！”这是喊给伪军警备队员听的。只要不还枪，就给他们留条生路，放开他们专打日本。

剩下的鬼子一窝蜂似地向南逃进大坑里，负隅顽抗。几个战士沿着岔河沟，猫着腰，行进到大坑旁边，照鬼子头上扔了几颗手榴弹，炸得鬼子如惊起的野兔子，又钻进了小树林，那里也不是安生之地，便拚命地沿河沟向东逃窜，架在冯家坟里的轻机枪为他们奏起了送葬曲。除几个鬼子侥幸逃生外，其余均被击毙。

十几分钟就干净利落地结束了这场战斗。

十、刘各庄炸火车

大兴县魏善庄和安定两个火车站之间，有个百十户的村子，叫刘各庄，北宁铁路就从村边经过。解放前，这里是拉锯地带。

魏善庄和安定火车站，各驻有日本的一个小队，还有县警备队、治安军、警察等。他们白天到处讨伐、清乡和扫荡，烧杀抢掠，横行霸道；一到晚上，就都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一天夜里，县委书记苏玉振带领十来个区县干部，从王各庄出发，来到刘各庄村东铁路北侧，以庄稼和树林做掩护，见没什么动静，开始破路，又从车站借来老虎钳子，跃上铁轨，很快就把二十几个接轨处的固定螺丝拧掉了，听见远处火车响动，退出几十米远，趴在青纱帐里，等候观察火车出轨。

一长串列车越来越近，火车头前边的探照灯贼亮贼亮的，咕咚咕咚的响声划破沉寂的夜空。

火车既没翻，也没出轨，只是象一条醉汉似地跌跌撞撞地闯过去了。

游击队员们凑在一起琢磨起来，有的说：“光拧螺丝不行，还有枕木连着呢，必须把铁轨和枕木分开。”

苏书记根据大家的意见，下令：“拆！”说干就干，起出铆钉，用铁棍和木杠把一根铁轨撬离了枕木。

不到二十分钟，又开来一列火车，等到司机发现这里有故障，紧急刹车时，已经来不及了。凭着巨大的惯性，哐啷一声，火车头一歪，扎进地里，差点翻了车。司机吓得成了一滩

泥。

火车上装的是日军服装、医药，还有鱼、黄油和粮食。十几个押车的日本兵忙乱地四处射击，被我伏兵打得晕头转向。

过了十分钟，又一系列火车从同一方向开来，与前列火车相撞。药瓶震碎了，药水顺着车厢往下流；后列火车上装的汽车都颠下去了。日本鬼子连磕带碰，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连喊带叫，乱成一团。

两个车站上的敌人明知这里发生了意外情况，但谁也不肯前来送死。直到天亮，从丰台开来铁甲车，上边支着机枪、小炮，向村里发泄。

天亮以后，苏书记调来沙窝的民兵，进行阻击。队员们奋力还击。在村东口路北，有一眼井，井北边有个半人高的影壁，几个队员就以此为依托，同敌人相距二百米远，顽强地坚持战斗。中午又调来平南支队，把敌人打跑了。

几天后，敌人进村，疯狂地进行报复，见人就开枪，见房就烧，杀猪宰鸡，连砸带抢，刘各庄遭了一次浩劫，光房屋就烧了二百多间。

一直折腾了一个多月，才恢复通车。从此，敌人就落下了话柄：“宁肯绕到黑龙江，也不走刘各庄”了。

京门子上的无形战线

张志强

每当我乘火车南来北往，经过黄村车站的时候，按捺不住心潮澎湃的浪花，两只眼睛情不自禁地透过车窗，向黄村北边的高米店村瞭望。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单打高米店据点日本顾问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我的脑海里映现。

高米店村位于南苑和黄村之间，紧靠京（北京）大（大名）公路的西侧。过去，北京城外四周的近郊都叫京门子。高米店村就是城南四十来华里，京门子上的一个村庄。

高米店村本没有什么战略价值。可是自从日本侵略者在这个村子南边建立了一个保密工厂，就成了敌人的重要保卫目标，地位显得重要起来。敌人为了保卫这个“神秘”的工厂，就利用座落在村南头路西一处有着大围墙的庙宇，建立了高米店据点。据点里驻着四十多名伪军，还有一个日本军人担任顾问。这个据点除了警卫工厂外，还统治着周围附近的几个伪大乡，犹如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据我们了解，这个日本顾问，是在前线和八路军作战时，受了重伤的日本宪兵中尉。因为身体残废，不能再重返前线，到野战部队服役，上司就给他后方安排了个高米店据点上尉顾问的差事。他名叫稻村，年约三十岁上下，中等身材。他那张蜡黄的脸上，两条浓重的黑眉毛向上翻卷着，长着一双象夜猫子一样滴溜圆的眼睛，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小黑胡子，大

嘴一张露出几颗黄澄澄的大金牙，长相活赛一个凶恶的丧门神，十人见了就有五成厌恶。他老婆是个很温顺的日本女子，跟着他住在据点的西厢房里。这个家伙虽然官不大，脾气可不小，不管什么事，稍一不对他的心思，就暴跳如雷，非打即骂，别说是中国人，就连他的老婆也不例外。他独揽高米店附近几个伪大乡的一切大权，一切由他说了算，尤其是这个小小独立王国的一个暴君。大概是由于职业病的原因，他除了对日军外，对所有的伪军政人员都投以怀疑的眼神。他对八路军既怕又恨。他经常督促伪军下乡“清乡”，“剿匪”。所有的伪军人员没有不怕他的，也没有不恨他的。对于我们敌工部来说，他更是一个凶恶的对手，不干掉他，不能很好地开展这一带的工作，弄不好还得吃他的亏。所以，我们决定对他来个“单打一”。

一九四五年四月初的一个春风和煦的夜晚，平南县敌工部长徐濞同志，风尘仆仆地秘密地来到了平津铁路南侧的陈各庄，在堡垒户胡兰田家里，主持召开了东片和北片部分敌工干部会，讨论研究如何单打高米店据点日本上尉顾问的问题。负责北片的干事杨晨同志（已牺牲），详细地汇报了稻村的住址、周围环境和活动规律以及具体实施方案后，徐濞同志认为情况明、地形熟，射手勇，敌麻痹，具备完成“单打一”干掉稻村的条件。于是下定决心，指定陈平同志担任射手，杨晨同志负责掩护。

为什么叫陈平担任射手呢？陈平那年三十来岁，长得膀大腰圆、身强力壮，机智勇敢；更重要的是：他是当地人，对这一带据点的情况都熟悉，日本顾问他也见过，对于住的地方和活动规律了如指掌。

陈平为什么对敌人这么熟悉呢？原来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有段曲折的经历：

一九四二年，他父亲被一伙土匪杀害。为了报杀父之仇，无奈当了伪治安军。因为驻防在东城，离家远，没有报仇的机会，后来托人转到了离家近的大兴县伪警备队里当机枪射手，寻机报仇。他在当伪军时，经常随队下乡“清乡”，所以，对京南一带很熟悉，和各据点的伪军混得也很熟，交了不少朋友。一九四四年，我们通过他的亲戚和他拉上了关系，对他进行抗日救国、爱国主义教育，他很快觉悟到为给父亲报仇，投日本人当汉奸是可耻的。是年底，根据斗争需要，我们发动他携轻机枪一挺反正，脱离伪军参加了八路军。就安排和平南县敌工部当工作员，协助我在平津铁路黄村至安定段开展敌伪工作。在讨论单打稻村的战斗方案时，他摆的情况最详细，连从哪条道去，从什么地方进，打完后从什么地方撤走，讲得很具体。并且，他自报奋勇担任射手。他说：“自打归顺八路军后，寸功未立，这次给我个立功报国的机会吧，保证完成任务。退一步说，就是完不成任务，牺牲了，也是为国光荣捐躯，当个民族英雄，决不做民族败类……。”我们大家都为他积极主动请战的英勇精神所感动。

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陈平又重新穿上了反正时那套伪军装，化装成伪军，把二把驳壳枪插在腰带上，和化装成特务模样的杨晨同志，从陈各庄出发经黄村东侧向高米店奔驰而去。

大约下午五点钟的时候，陈平和杨晨同志从北面进入了高米店村。杨晨同志在据点附近隐蔽起来后，陈平假装成回据点吃饭的伪军混进了据点。见院里静悄悄的，心里暗暗高兴，于是从前院大步流星地跨进了后院，见后院无人，就果敢地直奔稻村住的西厢房。推开门一看，稻村在他老婆、翻译官和两个穿长袍大褂的伪公务人员陪伴下，正坐在堂屋饮酒作乐。稻村一见陈平进来，抬起头来，两只夜猫子眼直盯着陈平正要问话的时候，陈平抢先用日语

说了一句：“太君”！昆邦哇！（长官！晚安！）”顺手从腰里掏出手枪朝稻村胸部，当！当！当！连击三枪。稻村还没来得及说话，应着枪声“啊”了一声，就倒在椅子上了。别的人一见陈平开了枪，吓得屁滚尿流，魂不附体，乱作一团。有的趴在地上，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哆哆嗦嗦地恳求饶命。翻译官虽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搞得蒙头转向，惊慌失措，但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仓皇地进行了抵抗。他躲在里间屋的门框旁边，朝陈平打了一枪。大概是由于神经紧张、手打颤的原因，只把陈平的帽子穿了个眼。

陈平见稻村已被击中，完成了任务，不能恋战，就放弃翻译官，急忙撤出战斗，从后门跑出据点，拐弯抹角钻进了村里的小胡同，按照预定的路线迅速地撤出了村。和杨晨同志会合后，在夜幕的掩护下，安全地到达了李家巷村。陈平见到徐濞同志，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上气不接下气高兴地说：“徐部长、成功了！成功了！……连打三枪，都打在胸口窝上了……。”我们一听打中了，成功了，就高兴地围上来和他握手，祝贺他，夸他机智勇敢，干得漂亮……。

稻村被刺后，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到了伪军政人员的耳朵里。一传十，十传百……，影响逐渐扩大，引起了敌伪内部的恐慌和不安，到处纷纷议论着：“老八”神通真广大，敢到老虎窝里来打虎……；”“谁能想到京门子上就有八路，竟钻进据点里头刺杀日本顾问，这可是无形的战线呵！……今后办事可得小心点，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我们的“单打一”战术，吓得敌伪军政人员，惶惶不可终日。所以，尽管敌人不断加强统治措施，貌似强大，实质上却虚弱得很，都怕上了八路“单打一”名单。我们则利用“单打一”的效果，乘虚而入，把隐蔽斗争不断引向深处，把日寇在华北最大的战略要点——北平的城南近郊区，开辟成隐蔽的抗日前哨阵地。到日本投降时，南苑和丰台附近乡村的伪政权，大部分为我们暗中掌握。就连南苑，丰台和北平城里，根据工作的需要，我们还进去开展工作呢。

（大兴县委史志办公室供稿）

奇袭青云店

原平南县办事处主任 刘广钰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冀中十分区部队第一次过铁路打青云店。青云店有岗楼，有一小队伪军，有警察所，有三、四十支四环式步枪。伪军据点设在青云店南北街路东，挨着烧锅，房子上设有岗楼。这里敌人防守工事较强，攻坚战对我不利，必须智取。从街北头进街有个牌楼，一过牌楼，路东便是烧锅大门。警察所和烧锅房子上有垛口连着，侦察好了以后，我们把两个连的部队调过来，做了个作战方案。

部队调过来，头一天住在东西段家务，第二天，从安定东边过铁路，过这条铁路。我们

觉得比过平汉路容易得多。这条铁路附近没有封锁沟，过平汉路跟打一次仗一样难，过这条路就跟过门槛一样。过了铁路，到了一个村子，住在村边的一户人家里。这家是一个独院，有十五间房子，两个连都藏在他家了，地上炕上都是人。藏了一天，吃饱喝足了，做好准备，用一个连，化装成日本鬼子，用包袱皮涂了点颜色，做成个日本旗，有几顶钢盔，三八式的大枪，上着刺刀，走在前头。还有两个穿便衣的侦察员装日本特务。下午三点钟左右，从这个村出发，从青纱帐里，迂回到青云店东北。

那时，马驹桥有个日伪特务部队，常到青云店欺负伪军，伪军、警察很怕这一帮，于是我们就冒充马驹桥的这一帮特务，从北头进了青云店。适逢青云店大集日子，当时烧锅从集上刚买了好多麦子，正一袋袋地往院里扛着，街上没有卖完的西瓜，也成堆地摆着。我们尖刀班在前面，后边两个连和正常行军一样。到了牌楼底下了，群众误认为是日本伪军来了，习以为常。我们预计，只要尖刀班抢到烧锅大门以里，战斗就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了，如果关上大门，抢不进去，我们上不去房，就麻烦了。因为事先毫无暴露，尖刀班抢到烧锅大门以里，敌人又没警惕，所以一抢就抢进去了。尖刀班一进院里，老百姓看着不对劲，集上开始乱了，关门的关门，叫人的叫人……。尖刀班上了房，部队就接着进去了。进去以后，顺着房子迂回到警察所那边，控制了制高点。警察还要抵抗一下，我们用机枪，一梭子打死三个警察，其他吓得都缴了械。

我们收拾战场时，伪军姓王的中队长，在烧锅那边还和经理玩着麻将牌呢。把他俘虏以后，我和兵野异想天开地想利用他喊话，叫伪军小队投降，但是伪军小队长和中队长不是一马事，让他喊话，叫伪军小队投降也不那么容易。伪军固守在岗楼里不投降，也不敢出来，结果我们一个班长在腰部负了点轻伤，我们一看，不可恋战了，舍去了这一小队伪军，我们就撤走了。我们押着伪军中队长，又回到了段家务。

我和徐健商量，杀了这个伪军中队长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把他放了。临放前，对他进行了教育，叫他跟我们建立暗的关系。他临走时，我们在村边放了两枪，伪装他是逃跑出去的。后来听说，他和徐健有点联系。

日 军 暴 行

石 田

一、马村惨案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沿永定河南下，长驱直入，深入内地。河东岸宛平县（现为大兴县）有个百十户的马村，村东北角有座庙，是小学校，校长张美儒，住在本村东南角一所三合院里。

鬼子常来骚扰，马村人民尝够了苦头。爱憎分明的张老师，不负众望，积极宣传抗日。他站在讲台上，捶胸顿足，义愤填膺地慷慨陈词：“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有反抗侵略的光荣传统。东洋日本，区区岛国，物资贫乏，侵占中国，如同小狼吃老虎，虽然胃口不小，终不免为老虎加餐而已。”

为了显示老虎的威力，他到处奔走，秘密串连，组织了一只“兴亚挺进军”，六七十人，多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为队长。

但武器缺乏，凭赤手空拳从敌人手里夺取势必要冒极大的危险。张队长的权宜之计是先与日本军队打通关系，骗取信任，待取得武器装备后，反戈一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料，被村里的汉奸识破，密告了庞各庄日军小队部。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夜，六十上下队员在张美儒家秘密集会，第二天，庞各庄伪警察所派人来见张美儒，说请他去庞各庄警察所，商量一下交货问题。交货即从日本人那里获得武器装备。

张美儒带了两个随从就去了。一进伪警察所，就分别被扣押起来，与外界隔绝了。

队员们在家里耐心等待，有的高兴地说：“这回咱们报仇的日子到了，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再不当亡国奴了。”直盼到深夜，还不见队长回来，有人坐不住了：“咱们别竟想好事，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意外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十日拂晓前，一百多日伪军，分别从庞各庄和黄村出发，包围了马村。先到了小学校，扑了空，又把张美儒家围了个风雨不透，打了一顿枪，然后喊他们出来，说是放他们回家。把人放出来以后，日军从中挑选了二十来个小伙子，押送到黄村，上了火车，至今下落不明。其余四十七人，让排成队，周围架起机枪，残暴的敌人用机枪扫射，无一幸免。张美儒的儿子张长贵也在这里遇难牺牲了。

张美儒由庞各庄解往黄村，严刑拷打，受尽折磨，问他投降不投降，他眼里喷着火，义正辞严地回答：“投降的应该是你们，是你们这些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

敌人理屈词穷，割断了他的舌头，满嘴鲜血，向敌人喷去，又割掉他的上下嘴唇，却无法扼制他那满腔怒火和灼灼逼人的光芒。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了他的胸膛。

阴沉的天空，压抑得中国人民喘不过气来。

二、血淋淋的控诉

我原是大兴县团河村人，今年七十三岁。

在我二十八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攻打卢沟桥。七月十四日，有一队日本骑兵到了团河。当时团河驻有国民党二十九军的一个骑兵团，还有一个残废军人工厂，有百八十人，他们都驻在团河宫里。日本的骑兵是到团河打听情况，侦察地形来的，被二十九军骑兵团给打回去了，还打死一个日本骑兵和一匹马。为了防备日军突然袭击，二十九军加强防守，增加岗哨，日夜巡逻，并在四周土山上，挖了许多掩体和工事。

二十七日上午，驻防在河间的二十九军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领一个团赶到团河，驻在土山东边的村子里。

当天，日本侵略军有二千人乘火车从天津、廊坊开来，分别在魏善庄和黄村下火车，分东西两路突然包围了团河。机枪、小炮打得很紧，响成一片。二十九军奋勇还击，双方伤亡